

叶子是 树的羽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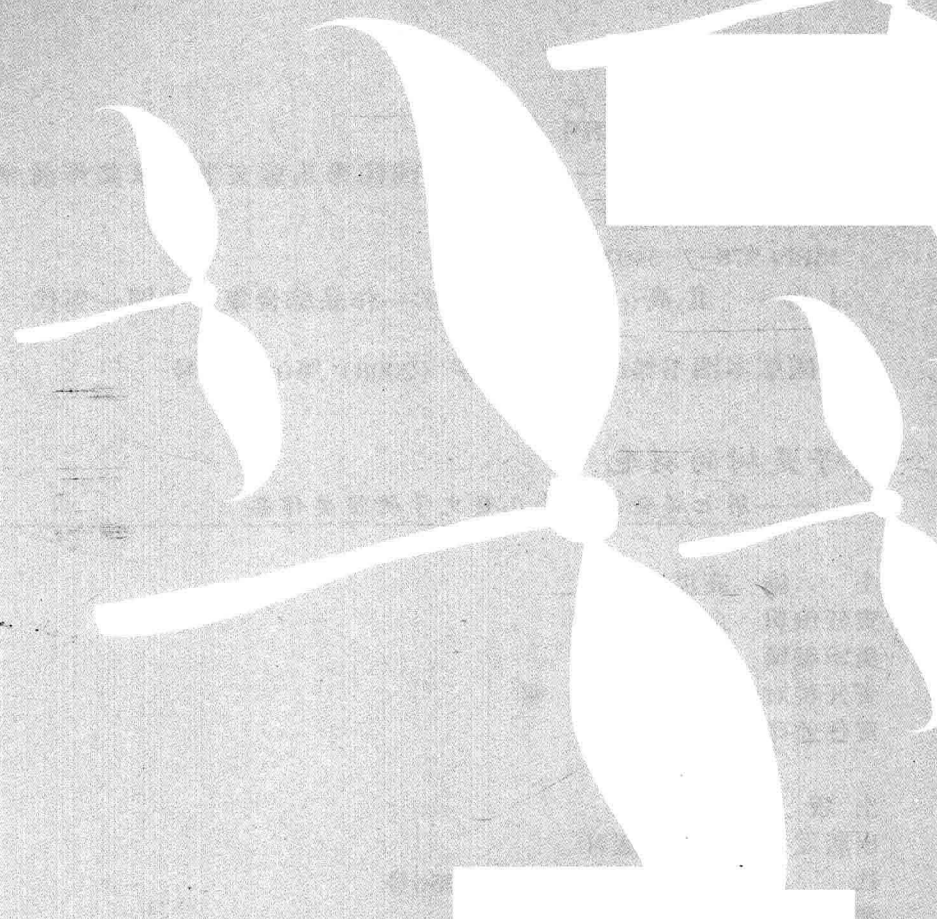
——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品

高洪波 主编

长江出版社

我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最高儿童文学奖项

曹文轩、张之路、葛翠琳等13位优秀儿童文学作家获奖作品



叶子是 树的羽毛

高洪波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子是树的羽毛——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高洪波主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5407-4217-1

I.叶… II.高… III.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68914号

叶子是树的羽毛

——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

主 编 高洪波

责任编辑 余向丽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田 芳 徐 明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3896171

电子信箱 ljcbbs@163.com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北京市才智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7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7-4217-1

定 价 39.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录

青铜葵花	曹文轩	001
舞蹈课	三 三	033
黑焰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078
喜欢不是罪	谢倩霓	116
蔚蓝色的夏天	李学斌	156
回望沙原	常星儿	199
面包狼	皮朝晖	217
核桃山	葛翠琳	252
叶子是树的羽毛	张晓楠	287
纸风铃 紫风铃	彭学军	309
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	韩青辰	324
极限幻觉	张之路	359
选一个人去天国	李丽萍	386

附录

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者简介	400
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委会委员名单	403
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2004—2006)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篇目	404



青铜葵花

曹文轩

获奖评语：曹文轩以悲悯、高雅的情怀，将在特殊岁月、特殊境遇下一对苏北农村少男少女刻骨铭心的至纯至爱，描写得回肠荡气。永恒的人性光辉与睿智的审美表达，面对苦难的顽强抗争以及温润灵魂的美的追求，使《青铜葵花》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高扬“以善为美”美学旗帜的优秀之作。

本文选其 1—2 章。

小木船

1

七岁女孩葵花走向大河边时，雨季已经结束，多日不见的阳光，正像清澈的流水一样，哗啦啦漫泻于天空。一直低垂而阴沉的天空，忽然飘飘然扶摇直上，变得高远而明亮。

草是潮湿的，花是潮湿的，风车是潮湿的，房屋是潮湿的，牛是潮湿的，鸟是潮湿的……世界万物都是潮湿的。

葵花穿过潮湿的空气，不一会儿，从头到脚都潮湿了。她的头发本来就不浓密，潮湿后，薄薄地沾在头皮上，人显得更清瘦，而那张有点儿苍白的小脸，却因为潮湿，倒显得比往日要有生气。

一路的草，叶叶挂着水珠。她的裤管很快就被打湿了。路很泥泞，她的鞋几次被粘住后，索性脱下，一手抓了一只，光着脚丫子，走在凉丝丝的烂泥里。

经过一棵枫树下，正有一阵轻风吹过，摇落许多水珠，有几颗落进她的脖子里，她一激灵，不禁缩起脖子，然后仰起面孔，朝头上的枝叶望去，只见那叶子一片片皆被连日的雨水洗得一尘不染，油亮亮的，让人心里很喜欢。

不远处的大河，正用流水声吸引着她。

她离开那棵枫树，向河边跑去。

她几乎天天要跑到大河边，因为河那边有一个村庄。那个村庄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大麦地。

大河这边，就葵花一个孩子。

葵花很孤独，是那种一只鸟拥有万里天空却看不见另外任何一只鸟的孤独。这只鸟在空阔的天空下飞翔着，只听见翅膀划过气流时发出的寂寞声。苍苍茫茫，无边无际。各种形状的云彩，浮动在它的四周。有时，天空干脆光光溜溜，没有一丝痕迹，像巨大的青石板。实在寂寞时，它偶尔会鸣叫一声，但这鸣叫声，直衬得天空更加地空阔，它的心更加地孤寂。

大河这边，原是一望无际的芦苇，现在也还是一望无际的芦苇。

那年的春天，一群白鹭受了惊吓，从安静了无数个世纪的芦苇丛中呼啦啦飞起，然后在芦荡的上空盘旋，直盘旋到大麦地的上空，嘎嘎鸣叫，仿佛在告诉大麦地人什么。它们没有再从它们飞起的地方落下去，因为那里有人——许多人。

许多陌生人，他们一个个看上去，与大麦地人有明显的区别。

他们是城里人。他们要在这里盖房子、开荒种地、挖塘养鱼。

他们唱着歌，唱着城里人唱的歌，用城里的唱法唱。歌声嘹亮，唱得大麦地人一个个竖起耳朵来听。

几个月过去，七八排青砖红瓦的房子，鲜鲜亮亮地出现在了芦荡里。

不久竖起一根高高的旗杆，那天早晨，一面红旗升上天空，犹如一团火，静静地燃烧在芦荡的上空。

这些人与大麦地人似乎有联系，似乎又没有联系，像另外一个品种的鸟群，不知从什么地方落脚到这里。他们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大麦地人，大麦地人也用陌生而好奇的目光看他们。

他们有自己的活动范围，有自己的话，有自己的活，干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白天干活，夜晚开会。都到深夜了，大麦地人还能远远地看到这里依然亮着灯光。四周一片黑暗，这些灯光星星点点，像江上、海上的渔火，很神秘。

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

不久，大麦地人对它就有了称呼：五七干校。



后来，他们就干校干校地叫着：“你们家那群鸭子，游到干校那边了。”“你家的牛，吃了人家干校的庄稼，被人家扣了。”“干校鱼塘里的鱼，已长到斤把重了。”“今晚上，干校放电影。”……

那时，在这片方圆三百里的芦荡地区，有好几所干校。

那些人，都来自一些大城市。有些大城市甚至离这里很远。也不全都是干部，还有作家、艺术家。他们主要是劳动。

大麦地人对什么叫干校，为什么要有干校，一知半解。他们不想弄明白，也弄不明白。这些人的到来，似乎并没有给大麦地带来什么不利的东西，倒使大麦地的生活变得有意思了。干校的人，有时到大麦地来走一走，孩子们见了，就纷纷跑过来，或站在巷子里傻呆呆地看着，或跟着这些人。人家回头朝他们笑笑，他们就会忽地躲到草垛后面或大树后面。干校的人觉得大麦地的孩子很有趣，也很可爱，就招招手，让他们过来。胆大的就走出来，走上前去。干校的人，就会伸出手，抚摩一下这个孩子的脑袋。有时，干校的人还会从口袋里掏出糖果来。那是大城市里的糖果，有很好看的糖纸。孩子们吃完糖，舍不得将这些糖纸扔掉，抹平了，宝贝似的夹在课本里。干校的人，有时还会从大麦地买走瓜果、蔬菜或是咸鸭蛋什么的。大麦地的人，也去河那边转转，看看那边的人在繁殖鱼苗。大麦地四周到处是水，有水就有鱼。大麦地人不缺鱼。他们当然不会想起去繁殖鱼苗。他们也不会繁殖。可是这些文文静静的城里人，却会繁殖鱼苗。他们给鱼打针，打了针的鱼就很兴奋，在水池里撒欢一般闹腾。雄鱼和雌鱼纠缠在一起，弄得水池里浪花飞溅。等它们安静下来了，他们用网将雌鱼捉住。那雌鱼已一肚子子，肚皮圆鼓鼓的。他们就用手轻轻地捋它的肚子。那雌鱼好像肚子胀得受不了了，觉得捋得很舒服，就乖乖地由他们捋去。捋出的子放到一个翻着浪花的大水缸里。先是无数亮晶晶的白点，在浪花里翻腾着翻腾着，就变成了无数亮晶晶的黑点。过了几天，那亮晶晶的黑点，就变成了一尾一尾的小小的鱼苗。这景象让大麦地的大人小孩看得目瞪口呆。

在大麦地人的心目中，干校的人是一些懂魔法的人。

干校让大麦地的孩子们感到好奇，还因为干校有一个小女孩。

他们全都知道她的名字：葵花。

004

2

这是一个乡下女孩的名字。大麦地的孩子们不能理解：一个城里的女孩，怎么起了一个乡下女孩才会起的名字？

这是一个长得干干净净的女孩。这是一个文静而瘦弱的女孩。

这个女孩没有妈妈。她妈妈两年前得病死了。爸爸要到干校，只好将她带在身边，一同从城市来到大麦地。除了爸爸，她甚至没有一个亲戚，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孤儿。爸爸无论走到哪，都得将她带在身边。

葵花还小，她不会去想象未来会有什么命运在等待着她，她与对岸的大麦地又会发生什么联系。

刚来的那些日子，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

好大一个芦苇荡啊！

好像世界就是一个芦苇荡。

她个子矮，看不到远处，就张开双臂，要求爸爸将她抱起来。爸爸弯腰将她抱起，举得高高的。“看看，有边吗？”

一眼望不到边。

那是初夏，芦苇已经长出长剑一般的叶子，满眼的绿。爸爸曾经带她去看过大海。她现在见到了另一片大海，一片翻动着绿色波涛的大海。这片大海散发着好闻的清香。她在城里吃过由芦苇叶裹的粽子，她记得这种清香。但那清香只是淡淡的，哪里比得上她现在所闻到的。清香带着水的湿气，包裹着她，她用鼻子用力嗅着。

“有边吗？”

她摇摇头。

起风了，芦苇荡好像忽然变成了战场，成千上万的武士，挥舞着绿色的长剑，在天空下有板有眼地劈杀起来，四下里发出沙啦沙啦的声音。

一群水鸟惊恐地飞上了天空。



葵花害怕了，双手搂紧了爸爸的脖子。

大芦苇荡，既吸引着葵花，也使她感到莫名的恐惧。她总是一步不离地跟随着爸爸，生怕自己被芦苇荡吃掉似的，特别是大风天，四周的芦苇波涛汹涌地涌向天边，又从天边涌向干校时，她就会死死地抓住爸爸的手或是他的衣角，两只乌黑的眼睛，满是紧张。

然而，爸爸不能总陪着她。爸爸到这里，是劳动的，并且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爸爸要割芦苇，要与很多人一起，将苇地变成良田，变成一方方鱼塘。天蒙蒙亮，芦苇荡里就会响起起床的号声。那时，葵花还在梦中。爸爸知道，当她醒来看不到他时，她一定会害怕，一定会哭泣。但，爸爸又舍不得将她从睡梦中叫醒。爸爸会用因劳动而变得粗糙的手，轻轻抚摩着她细嫩而温暖的面颊，然后叹息一声，拿着工具，轻轻地将门关上，在朦胧的曙色中，一边在心里惦着女儿，一边与很多人一起，走向工地。晚上收工，常常已是月光洒满芦苇荡时。在这整整一天的时间里，葵花只能独自走动。她去鱼塘边看鱼，去食堂看炊事员烧饭，从这一排房子走到另一排房子。大部分的门都锁着，偶尔有几扇门开着——或许是有人生病了，或许是有人干活的地点就在干校的院子里。那时，她就会走到门口，朝里张望着。也许，屋里会有一个无力却又亲切的声音招呼她：“葵花，进来吧。”葵花站在门口，摇摇头。站了一阵，她又走向另外的地方。

有人看到，葵花常常在与一朵金黄的野菊花说话，在与一只落在树上的乌鸦说话，在与叶子上几只美丽的瓢虫说话……

晚上，昏暗的灯光下，当爸爸终于与她会合时，爸爸的心里会感到酸溜溜的。一起吃完晚饭后，爸爸又常常不得不将她一人撇在屋子里——他要去开会，总是开会。葵花搞不明白，这些大人白天都累了一天了，晚上为什么还要开会。如果不去开会，爸爸就会与她睡在一起，让她枕在他的胳膊上，给她讲故事。那时，屋子外面，要么是寂静无声，要么就是芦苇被风所吹，沙沙作响。离开爸爸已经一天了，她会情不自禁地往爸爸身上贴。爸爸就会不时地用力搂抱一下她，这使她感到十分的惬意。熄了灯，父女俩说着话，这是一天里最温馨美

好的时光。

然而，过不一会儿，疲倦就会沉重地袭来，爸爸含糊了几句，终于不敌疲倦，打着呼噜睡着了，而那时的葵花，还在等着爸爸将故事讲下去。她是一个乖巧的女孩。她不生爸爸的气，就那样骨碌着眼睛，安静地枕在爸爸的胳膊上，闻着他身上的汗味，等着瞌睡虫向她飞来。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她会伸出小手，在爸爸胡子拉碴的脸上轻轻抚摩着。

远处，隐隐约约地有狗叫，似乎是从大河对岸的大麦地传来的，又像是从远处的油麻地或是更远处的稻香渡传来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流淌着。

接下来的日子里，葵花最喜欢的一个去处就是大河边。

一天的时间里，她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对大麦地的眺望上。

大麦地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四周也是芦苇。

炊烟、牛鸣狗叫、欢乐的号子声……所有这一切，对小姑娘葵花而言，都有不可抵挡的魅力，尤其是孩子们的身影与他们的欢笑声，更使她着迷。

这是一个欢乐的、没有孤独与寂寞的世界。

大河，一条不见头尾的大河。河水不知从哪里流过来，也不知流向哪里去。昼夜流淌，水清得发蓝。两岸都是芦苇，它们护送着流水，由西向东，一路流去。流水的哗哗声与芦苇的沙沙声，仿佛是情意绵绵的絮语。河水在芦苇间流动着，一副耳鬓厮磨的样子。但最终还是流走了——前面的流走了，后面的又流来了，没完没了。芦苇被流水摇动着，颤抖的叶子，仿佛被水调皮地胳肢了。天天、月月、年年，水与芦苇就这样互不厌烦地嬉闹着。

葵花很喜欢这条大河。

她望着它，看它的流动，看它的波纹与浪花，看它将几只野鸭或是几片树叶带走，看大小不一的船在它的胸膛上驶过，看中午的阳光将它染成金色，看傍晚的夕阳将它染成胭脂色，看无穷的雨点落在它上面，溅起点点银色的水花，看鱼从它的绿波中跃起，在蓝色的天空，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然后跌落下去……



河那边是大麦地。

葵花坐在大河边的一棵老榆树下，静静地眺望着。

过路的船上，有人看到那么一条长长的岸上，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心里就会觉得天太大了，地太大了，太大的天与太大的地之间太空了……

3

葵花走到了大河边。

大麦地像一艘巨大的船，停泊在对岸的芦苇丛里。

她看到了高高的草垛，它们像小山，东一座西一座。她看到了楝树。楝树正在开放着淡蓝色的小花。她看不清花，只能看见一团团的淡蓝色，它们像云轻轻笼罩在树冠上。她看见了炊烟，乳白色的炊烟，东一家西一家的炊烟，或浓或淡，飘入天空，渐渐汇合在了一起，在芦苇上空飘动着。

狗在村巷里跑着。

一只公鸡飞到了桑树上，打着鸣。

到处是孩子们咯咯的笑声。

葵花想见到大麦地。

老榆树上拴着一条小船。葵花一到河边时，就已经看到它。它在水面上轻轻晃动着，仿佛是要让葵花注意到它。

葵花的眼睛不再看大河与大麦地，只看船。心中生出一个念头，就像潮湿的土地上长出一根小草。小草在春风里摇摆着，一个劲地在长，在长。一个念头占满了葵花的心：我要上船，我要去大麦地！

她不敢，可又那么地渴望。

她回头看了看被远远抛在身后的干校，然后紧张地但又很兴奋地向小船靠拢过去。

没有码头，只有陡峭但也不算特别陡峭的堤坡。她不知道是面朝大河还是面朝堤坡滑溜到水边。踌躇了一阵，最后选择了面朝堤坡。她用双手抓住岸上的草，试探着将双脚蹬到坡上。坡上也长着草，她想：我可以抓着草，一点儿

一点儿地滑溜到水边。她的动作很慢，但还算顺利，不一会儿，她的脑袋就低于河岸了。

有船从河面上行过，船上的人见到这番情景，有点儿担忧。但只是远远地望着，一边在心里担忧着，一边任由船随风漂去。

她慢慢滑溜到堤坡中间的地方，这时，她已浑身是汗。流水哗哗，就在脚下。她害怕了，一双小手死死揪住堤坡上的草。

一只帆船行过来，掌舵的人看到一个孩子像一只壁虎一般贴在堤坡上，不禁大声地喊道：“谁家的孩子？”又想，别惊动了她，就不敢喊第二声了，心悬悬地看着，直到看不见这个孩子，心还是悬悬的。

大河那边，一条水牛在哞哞地叫，像城里工厂拉响的汽笛。

就在此时，葵花脚下的浮土松动了，她急速向下滑动着。她用手不停地抓着草，但那些草都是长在浮土里的，被她连根拔了起来。她闭起双眼，心里充满恐惧。

但她很快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堤坡上停住了——她的脚踩到了一棵长在堤坡上的矮树。她趴在堤坡上半天不敢动弹。脚下的水流声，明显地变大了。她仰头看了看岸，岸已高高在上。她不知道是爬上去还是继续滑下去。她只想看到这时岸上出现一个人，最好是爸爸。她将脸伏在草丛中，一动也不动。她在心里想着爸爸。

太阳升高了，她觉得后背上暖烘烘的。

轻风沿着堤坡的斜面刮过来，在她的耳边响着，像轻轻的流水声。

她开始唱歌。这首歌不是她从城里带来的，而是她向大河那边的女孩学得的。那天，她坐在岸上，就听见对面芦苇丛里有女孩儿在唱歌。她觉得那歌很好听。她想看到她们，但却看不到——她们被芦苇挡着。偶尔，她会看到她们的身影在芦苇之间的空隙间闪动一下。一闪而过，红色的，或是绿色的衣服。她们好像在剥芦苇叶。不一会儿，她就将这首歌记住了。她在这边，她们在那边。她与她们一起唱着。

她又唱起来，声音颤颤抖抖的。



粽子香，
香厨房。
艾叶香，
香满堂。
桃枝插在大门上，
出门一望麦儿黄。
这儿端阳，
那儿端阳……

声音很小，都被潮湿的泥土吸走了。

她还是想上船，想去大麦地。她又试探着向下滑溜，不一会儿，她的双脚就踩在了松软的河滩上。一转身，就已经在水边。她向前走了几步，正有水漫上来，将她的双脚漫了，一股清凉爬满了她的全身，她不禁吐了一下舌头。

小船在有节奏地晃动着。

她爬上了小船。她不再急着去大麦地了，她要在小船上坐一会儿。多好啊！她坐在船舱的横梁上，随着小船的晃动，心里美滋滋的。

大麦地在呼唤着她，大麦地一辈子都要呼唤着她。

她要驾船去大麦地，而直到这时，她才发现这小船上既没有竹篙也没有桨。她不禁抬头看了一眼缆绳：它结结实实地拴在老榆树上。她吐了一口气：幸亏缆绳还拴着，要是先解了缆绳，这只小船就不知道要漂到什么地方去了！

今天去不了大麦地了。望望对岸，再望望这只没有竹篙与桨的空船，她心里一阵惋惜。她只能坐在船上，无可奈何地看着大麦地上空的炊烟，听着从村巷里传来的孩子们的吵闹声。

却不知是什么时候，葵花觉得船似乎在漂动。她一惊，抬头一看，那缆绳不知什么时候从老榆树上散开了，小船已漂离岸边好几丈远，那缆绳像一条细长的尾巴，拖在小船的后头。

她紧张地跑到船的尾部，毫无意义地收着缆绳。终于知道毫无意义后，她手一松，缆绳又掉入水中，不一会儿，又变成了一条细长的尾巴。

这时，她看到岸上站着一个男孩。

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正朝葵花坏坏地笑着。日后，葵花知道了他的名字：嘎鱼。

嘎鱼是大麦地的，他家祖祖辈辈养鸭。

葵花看到一群鸭子正像潮水一般，从芦苇丛里涌出，涌到了嘎鱼的脚下，拍着翅膀，嘎嘎地叫成一片，一时间，景象好不热闹。

她想问他：你为什么解了缆绳？但她没有问，只是无助地望着他。

她的目光没有得到嘎鱼的回应，倒让他更加开心地格格地笑着。在他的笑声中，他率领的成百上千只鸭，沿着堤坡，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下河了，它们中间聪明的，就拍着翅膀，直接飞入河里，激起一团团水花。

雨后的大河，水既满又急，小船横着漂在水面上。

葵花望着嘎鱼，哭了。

嘎鱼双腿交叉着站在那里，双手交叉着，放在赶鸭用的铲子的长柄柄端，再将下巴放在手背上，用舌头不住地舔着干焦的嘴唇，无动于衷地看着小船与葵花。

倒是鸭子们心眼好，朝小船急速地游去。

嘎鱼见了，用小铁铲挖了一块泥，双手抓着近一丈长的长柄，往空中一挥，身子一仰，再奋力一掷，那泥块不偏不倚地砸在了最前面一只鸭子的面前，那鸭子一惊，赶紧掉转头，拍着翅膀，嘎嘎一阵惊叫，向相反的方向游去，跟着后头的，也都呼啦啦掉转头去。

葵花向四周张望，不见一个人影，哭出了声。

嘎鱼转身走进芦苇丛，从里面拖出一根长长的竹篙。这竹篙大概是船的主人怕人将他的船撑走而藏在芦苇丛里的。嘎鱼朝小船追过来，做出要将竹篙扔给葵花的样子。

葵花泪眼朦胧，感激地看着他。



嘎鱼追到距离小船最近的地方时，从岸上滑溜到河滩上。他走进水中，将竹篙放在水面，用手轻轻往前一送，竹篙的另一头几乎碰到小船了。

葵花见了，趴在船帮上，伸出手去够竹篙。

就当葵花的手马上就要抓到竹篙时，嘎鱼一笑，将竹篙又轻轻抽了回来。

葵花空着手，望着嘎鱼，水珠从她的指尖一滴一滴地滴落在水里。

嘎鱼装出一定要将竹篙交到葵花手中的样子，拿着竹篙跟着小船走在浅水里。

嘎鱼选择了一个恰当的距离，再一次将竹篙推向小船。

葵花趴在船帮上，再一次伸出手去。

接下来的时间里，每当葵花的手就要抓到竹篙时，嘎鱼就将竹篙往回一抽——也不狠抽，只抽到葵花的手就要碰到却不碰不到的样子。而当葵花不再去抓竹篙时，嘎鱼却又将竹篙推了过来——一直推到竹篙的那端几乎就要碰到小船的位置上。

葵花一直在哭。

嘎鱼做出一副非常真诚地要将竹篙递到葵花手中的样子。

葵花再一次相信了。她看到竹篙推过来时，最大限度地将身子倾斜过去，企图一把抓住它。

嘎鱼猛一抽竹篙，葵花差一点跌落在水中。

嘎鱼望着被他一次又一次地戏弄的葵花，大声笑起来。

葵花坐在船舱的横梁上哭出了声。

嘎鱼看到鸭子们已经游远了，收回竹篙，然后用它的一端抵着河滩，脚蹬堤坡，将竹篙当做攀援物，三下两下地就爬到了岸上。他最后看了一眼葵花，拔起竹篙，然后将它重又扔进芦苇丛里，头也不回地追他的鸭群去了……

4

小船横在河上，向东一个劲地漂去。

葵花眼中的老榆树，变得越来越小了。干校的红瓦房也渐渐消失在千株万株的芦苇后面。她害怕到没有害怕的感觉了，只是坐在船上，无声地流着眼泪。

眼前，是一片朦朦胧胧的绿色——那绿色像水从天空泻了下来。

水面忽然变得开阔起来，烟雾蒙蒙的。

“还要漂多远呢？”葵花想。

偶尔会有一艘船行过。那时，葵花呆呆的，没有站起来向人家一个劲地挥手或呼喊，却依然坐着，弧度很小地向人家摆摆手，人家以为这孩子在大河上漂船玩耍，也就不太在意，疑惑着，继续赶路。

葵花哭着，小声地呼唤着爸爸。

一只白色的鸟，从芦苇丛里飞起，孤独地飞到水面上。它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就在离小船不远的地方，低空飞翔着，速度很缓慢。

葵花看到了它一对长翅，看到了它胸脯上的细毛被河上的风纷纷掀起，看到了它细长的脖子、金黄的嘴巴和一双金红色的爪子。

它的脑袋不时地歪一下，用褐色的眼睛看着她。

船在水上漂，鸟在空中飞。天地间，一派无底的安静与寂寞。

后来，这只鸟竟然落在了船头上。

好大的一只鸟，一双长脚，形象很孤傲。

葵花不哭了，望着它。她并不惊讶，好像早就认识它。一个女孩，一只鸟，在空阔的天底下，无言相望，谁也不去惊动谁。只有大河纯净的流水声。

鸟还要赶路，不能总陪着她。它优雅地点了一下头，一拍翅膀，斜着身体，向南飞去了。

葵花目送它远去后，掉头向东望去：大水茫茫。

她觉得自己应该哭，就又哭了起来。

不远处的草滩上，有个男孩在放牛。牛在吃草，男孩在割草。他已经注意到从水上漂来的小船，不再割草，抓着镰刀，站在草丛里，静静地眺望着。

葵花也已经看到了牛与男孩。虽然她还不能看清那个男孩的面孔，但她心里无理地涌起一股亲切，并在心中升起希望。她站了起来，无声地望着他。

河上的风，掀动着男孩一头蓬乱的黑发。他的一双聪慧的眼睛，在不时耷拉下来的黑发里，乌亮地闪烁着。当小船越来越近时，他的心也一点一点地紧



张起来。

那头长有一对长长犄角的牛，停止了吃草，与它的主人一起，望着小船与女孩。

男孩第一眼看到小船时，就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随着小船的离近，他从地上捡起牛绳，牵着牛，慢慢地往水边走着。

葵花不再哭泣，泪痕已经被风吹干，她觉得脸紧绷绷的。

男孩抓住牛脊背上的长毛，突然跳起，一下子就骑到了牛背上。

他俯视着大河、小船与女孩，而女孩只能仰视着他。那时，蓝色的天空衬托着他，一团团的白云，在他的背后涌动着。她看不清他的眼睛，却觉得那双眼睛特别的亮，像夜晚天空的星星。

葵花从心里认定，这个男孩一定会救她。她既没有向他呼救，也没有向他做出任何求救的动作，而只是站在船上，用让人怜爱的目光，很专注地看着他。

男孩用手用力拍了一下牛的屁股，牛便听话地走入水中。

葵花看着。看着看着，牛与男孩一点一点地矮了下去。不一会儿，牛的身体就完全地沉没在了河水里，只露出耳朵、鼻孔、眼睛与一线脊背。男孩抓着缰绳，骑在牛背上，裤子浸泡在了水中。

船与牛在靠拢，男孩与女孩在接近。

男孩的眼睛出奇地大，出奇地亮。葵花一辈子都会记住这双眼睛。

当牛已靠近小船时，牛扇动着两只大耳朵，激起一片水花，直溅了葵花一脸。她立即眯起双眼，并用手挡住了脸。等她将手从脸上挪开再睁开双眼时，男孩已经骑着牛到了船的尾后，并且一弯腰，动作极其机敏地抓住了在水里飘荡着的缆绳。

小船微微一颤，停止了漂流。

男孩将缆绳拴在了牛的犄角上，回头看了一眼葵花，示意她坐好，然后轻轻拍打了几下牛的脑袋，牛便驮着他，拉着小船朝漂来的方向游去。

葵花乖巧地坐在船的横梁上。她只能看到男孩的后背与他的后脑勺——圆溜溜、十分匀称的后脑勺。男孩的背挺得直直的，一副很有力量的样子。